



“典型”形象及其叙事

——关于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思考 □赵 霞

“典型”形象与文化、艺术语境

儿童文学不谈“典型”久矣。这里的“典型”，不单是一般语用层面所指的作品中成功塑造的代表人物形象，同时包含了对这一形象的普遍性、重要性及其叙事核心地位的强调。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创作繁荣迅速扩容了儿童形象群体，然而其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且足以成为公共谈资的“典型”形象，相对来说却十分稀少。我以为，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代童年文化变迁和儿童文学艺术拓展的表征之一。

首先，从童年文化的角度看，当代儿童群体早已告别“共名”阶段相对一致的文化认同，分化出了空前多元、多面、多层次的亚文化群落及亚文化现实，在这一背景下，代表特定群体的某个儿童形象在儿童读者中能够激起的共名感，自然有所减弱。同时，新媒介时代全面开启以来，文学生活在儿童文化生活中所占空间明显缩减，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远不再是儿童眼中惟一的生活模本，自然也难以像过去那样激起“全民性”的热情关注与普遍认同。

其次，从艺术自身的角度看，“典型”形象的暂时退位其实也是当代儿童文学朝着更为丰富、细致的艺术图谱分化、发展的征兆。从“典型”人物观统摄下解放出来的儿童文学，得以向更广阔的时空、生活以及更丰富的艺术趣味敞开书写的笔墨。例如，近年蔚为大观且成果丰硕的童年回忆性质的儿童文学写作，在过去仅以典型人物为核心的文学时代，恐怕难以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发展。《腰带》(彭学军)、《一个人的花园》(谢倩霓)、《童年河》(赵丽宏)、《童眸》(黄蓓佳)、《吉祥时光》(张之路)、《白雾》(刘玉栋)、《阿莲》(汤素兰)等童年回忆题材的儿童小说，虽讲述各式角色的经历、见闻等，其艺术表现的焦点却非人物本身的典型性或代表性，而是从个体身上流淌而过的那种生活和时间的独特滋味，以及细腻而动人的世态人情。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或如过客般从主人公生活的河流中乘筏而过，或在行动上虽贯穿情节始终，但主要功能

则在于提供一个观看的视角、一种体验的承托。它们的结构大多也是屏风式的，一扇风景连着一扇，我们跟随主人公移步换景，仿佛走过一段有形的时光。正是在这样相对自由的结构中，文学的触须伸向了日常生活最不起眼的角落，并且从中发现了珍贵的感觉和趣味。

在另一些当代主要题材类型如校园小说、幻想小说等的创作中，形象的趣味性取代典型性的考虑，更多地成为了儿童文学艺术表现的核心关切。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儿童“形象”的粗暴干涉曾一度以“典型”的名义笼罩作品，导致观念主导形象，政治吞没文学。儿童文学从上述历史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意识到对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来说，生动的个人性和鲜活的趣味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要素。在创作、接受、批评的多重层面，特定的儿童形象是否生动有趣，比之这一形象是否典型，无疑更受到作家、读者和评论界的看重。而在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变革的背景上，这种艺术重心的悄然转移，同样体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重要进步。

对“典型”的新要求

“典型”范畴是“古典”时代文学理想的某种表达，它传递出人们试图借助文学洞察、把握世界、生活以及人自身的雄心。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的“诗”比之以“已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的“历史”更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诗”能于特殊的现实中见出普遍的规律。而经典“典型”形象的基本内涵，即是上述普遍与特殊、或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前者意指典型是对于生活中一类具有共性的形象的文学把握，后者意指典型形象对于普遍性的把握不是通过抽象的提取、概括，而是经由生动、特殊的个体性，这是文学表现之于科学解释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当代儿童文学并不缺乏既体现一定共性、又具有生动个性的儿童形象。比如近年流行的校园幽默儿童小说，其中儿童主角的塑造往往既有比较

生动的个性和趣味，也反映出当代儿童校园生活的某些共同经验。再比如这些年不断进入儿童文学关注视野的乡村留守儿童形象，既呈现了这一童年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其性格特征也在逐渐趋向生动。为什么其中鲜有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典型”形象？除了文化环境和艺术分化的原因，是否也存在着创作自身的问题？

或许，与其说“典型”意识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正逐渐淡去，不如说是文化和文学的当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化和文学生活都相对简单的年代，一个文学形象要激起公众化的同感和移情，它所面对的文学要求，比之写作现实和阅读经验都变得空前丰富这个时代，无疑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今天的儿童和成人读者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的期望，远非一点共性调和一点个性那样简单。我们期待“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所共同指向的普遍性，不仅仅是某类个体身上的某些共同点，也是透过人物及其命运揭示出与童年的当代生活、文化和命运有关的某些重大内涵；同时，这种内涵因其与最切己的个人体验、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而给读者的情感、认识造成有力的冲击乃至重塑。

仍以当代儿童读者最熟悉且喜爱的城市校园生活题材为例。在童书市场经济的催化下，这类作品中的儿童角色逐渐衍生出两类常见的模式，一是“同桌冤家”的喜剧模式(主角及读者年龄中偏低)，二是“青春偶像”的韩剧模式(主角及读者年龄中偏高)。其儿童角色往往类型鲜明，趣味十足，校园生活经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从“典型”的要求出发，在“喜剧”式的游戏和“韩剧”式的波澜之外，我们还期待从这类形象身上看到童年精神与生活的更多深广度。例如，校园生活对儿童来说，其独特的复杂性和难度体现在哪里？如何理解、书写这种寄寓日常性的童年生活的复杂性？儿童如何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复杂性下摸索、理解、把握、掌控生活的方向？在这样的摸索和探寻中，童年的哪些方面实实在在地撼动了我们？校园儿童形象如能介入这些问题的思考，其立体性

和深度都会大不一样。

再以留守儿童形象为例。与前一类儿童形象的塑造相比，关于留守儿童形象及其生活的书写要面对另一种难度——大部分将城市儿童校园生活写得有滋有味的作家，身边都不乏生动的现实城市儿童模本，但对大部分作家来说，选择留守儿童题材首先是出于一种文学道义的立场，作者与其写作对象间的经验隔阂由此大为增加。在不少留守儿童角色身上，我们往往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群体的某些基本生存状况，如双亲缺位、监管缺乏、经济窘困、情感无依等，以及这些状况对儿童个体可能造成的基本影响，却很少能够看到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动个体的那种丰满、深切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像《我亲爱的甜橙树》那样，将底层贫困孩童生活世界的那种细腻的丰富和复杂的单纯，写得真切而又动人。公众熟知的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激起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经验和情感的丰富性何在？在一个真实的孩子对生活困境的承受中，最打动我们(而非仅仅激发某种同情或怜悯)的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仅仅文学地复制留守儿童生活的新闻事件是不够的，还需凭借文学独特的感受力、洞察力，进入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深处，使留守儿童的文学形象在血肉上进一步丰满起来，也在审美内涵上进一步丰满起来。

典型形象与“人物核心”叙事

在我看来，当下儿童文学童年群像中“典型”形象的相对缺乏，还有一个叙事技术层面的原因。

“典型”形象是文学人物核心时代的重要标志。这里的“人物核心”，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中心人物”的意思，更是指人物成为整个叙事围绕其展开的那个核心，亦即叙事作品的环境、情节、细节等，均致力于塑造、表现、推进、渲染作为其核心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命运，而“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别林斯基语)。在这样的写作

“与其说‘典型’意识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正逐渐淡去，不如说是文化和文学的当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和形象塑造来说，有意识地探索人物核心的叙事体式，或许是将童年人物及其精神引向深处的一个重要通道。而归根结底，如何更好地书写儿童和童年，才是我们今天重提典型形象问题的最终目的。

■动态

7月15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漫画历史故事丛书”阅读分享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丛书主创人员与读者分享了创作期间发生的趣事，并在画架上现场作画，讲解了漫画的画法技巧。

“漫画历史故事丛书”主要面向小学中高年级读者，是一套学习中国历史的人门级图书。该丛书以图文有机结合的形式，讲述了上自远古三皇五帝，下至清朝的5000年历史。截至目前，该丛书已经出版了14册，讲述了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朝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历史典故。区别于市场上同类书的是，这套书讲述的历史不是片段化的，不是断代史，而是有着一个完整脉络的中国历史。它将漫画与文字介绍相结合，使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让原本枯燥的历史变得直观、生动，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在每个章节后面都设有知识链接，补充介绍与故事相关的历史、民俗和文化知识，使图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策划该丛书的期刊中心图书编辑部主任李晓平表示，让少儿读者在历史故事中获得启迪，增长人生智慧是本丛书的创作宗旨。中国历史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智慧，不仅能为小读者打牢世界观、人生观的根基，更能赋予他们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帮助孩子在思想上成为强壮的人。据悉，“趣味科学图画书”系列、“探秘大自然丛书”、“秘境大冒险丛书”等也将相继推出。

(童 文)

《变形学校》在想象中观照现实

7月18日，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秦文君《变形学校》新书品鉴会在京举行。活动现场，高洪波、金波、白冰等就该书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等展开了讨论。在谈及这些年创作风格的转变时，秦文君说：“只有在夜里，幻想的大门才向我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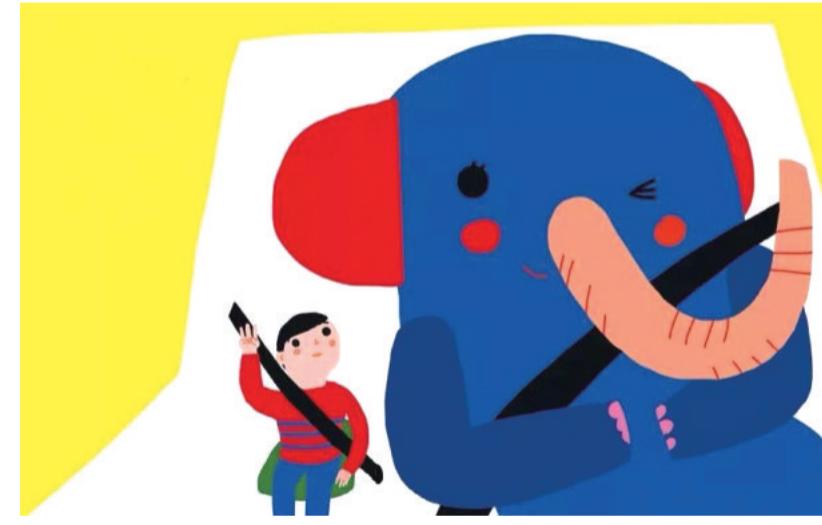
秦文君的新作《变形学校》塑造了一个名为刘小布的中国男孩形象。他读五年级，有着堆成小山包似的作业，过着无趣又沉闷的生活。一次，一只金色的蜜蜂引领他进入了“变形学校”的神奇领地，这里有诸如变形课、动物性情课、药理分析课、深夜食堂课、云朵飞翔课、咒语施法课等各种好玩的课程；老师在课上生动教学，使用鳐鱼骑士帽或者飞毯，从不用死板的教材；学校里有影子图书馆，神奇的新书取之不尽，都可以借阅……总之，这里是学生释放创造力、尽展生命激情的地方。

高洪波表示，秦文君最难得的是对孩子有一份真诚的爱，而且是用特别温馨的语言表达出来。她汲取了近年来

比较流行的幻想元素，但事实上她的作品仍然充满了现实的关照，还原了孩子独特的想象和对生活的解读，更加贴近儿童读者，易于他们接受。白冰认为，《变形学校》代表了秦文君创作题材、风格和手法的重要转变，是其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是作家创作世界的“变形”。但不变的是，秦文君始终对中国当下儿童的心理世界有着细腻和准确的把握，其作品充满了温暖和爱，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来揭示学校、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作品蕴含作者的教育理想，极具教育价值和意义。金波认为，秦文君汲取了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幻想元素，但事实上她的作品仍然充满了现实观照，以达到剖析现实、抚慰心灵的目的。他说：“孩子们的心中有很多美梦，也有很多不安和迷惑，这本书是孩子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也是作家对理想教育的描述与期待。孩子们在历险中对正义的坚守、对真相的执着追求，则是他们抵抗内心疑惑从而获得成长力量的展现。”

(力 文)

■插图欣赏



《我的忧伤像一头大象》，[法]西尔·鲁米吉埃著，[法]玛达莱娜·马托索绘，魏舒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兒童文學評論

·第422期·

广告

诗坛百家 李浔 霍俊明 王征珂 邱国 青小衣 魏克等

本刊新面孔 新作者九家

玄武 王肇 祝立根 柳必成 余金鑫等

短诗大观

朦胧诗以来：中国现代诗精选(第二季)

梁小斌 芒克 韩东 西川 柏桦

车前子等

望江诗人群

一苇渡海 郭立新 岑永东 江汀等

湖南·艺术村诗群

雪马 杨峻 刘定光 刘永涛等

散文诗 女作者小辑(第二季)

贝里珍珠 凤荷 弥唱 青蓝格格等

古韵新声

少数民族作者小辑 郭明尔 郭振南 哈声礼 韩文莲等

选评网人七绝三百首(第六辑) 留取残荷点评

读诗

诗人选诗 李锋 宋晓杰 阿西 李磊

个案研读·李少君

温暖的山行：中国人内心的山中之路(外六章) 赖廷阶

欢迎订阅2017年《诗潮》杂志。邮发代号：8—17，国外邮

发代号：BM5114，单价：10.00元，年价：120.00元。欢迎到邮局订阅，也可随时汇款到杂志社办理邮购。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诗潮》杂志社，邮编：110003。

国内邮发代号：2-247 邮编：100081

每期定价：9.80元 全年定价：117.6元 订阅电话：010-66801180

国内邮发代号：2-247 邮编：100081

每期定价